

互联网使用、线上社群嵌入与社会距离

——基于CSS2021的实证研究

陈虹妃, 陈永进*, 梁展硕, 孙佳琦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30日

摘要

社会距离是衡量社会融合与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 互联网能否缩小群体间的社会距离, 关系到数字社会建设的实际成效。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 构建了一个“互联网使用-线上社群嵌入-社会距离”的分析框架, 旨在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接纳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 1) 互联网的使用能显著提升社会接纳度, 表明“使用鸿沟”比“接入鸿沟”更关键。2) 线上社群嵌入扮演了双向的竞争性中介角色: 桥接型社群通过促进跨群体接触, 产生正向间接效应, 缩小社会距离; 而黏合型社群则通过强化内群体认同, 产生负向间接效应, 扩大社会距离。3) 线下社会参与对线上互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能够放大桥接型社群的积极效应, 构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4) 社会接纳的效果存在维度分化, 信息型使用主要增进对处境不利群体的接纳, 而娱乐型与工具型使用则主要增进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接纳。研究结论为推动数字包容、优化网络生态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互联网使用, 线上社群嵌入, 社会距离, 社会资本, 社会包容

Internet Use, Onlin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and Social Dist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SS2021

Hongfei Chen, Yongjin Chen*, Zhanshuo Liang, Jiaqi Su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September 15,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30, 2026

Abstract

Social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mentality. Whether the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陈虹妃, 陈永进, 梁展硕, 孙佳琦. 互联网使用、线上社群嵌入与社会距离[J]. 社会科学前沿, 2026, 15(10): 681-690. DOI: 10.12677/ass.2026.1510887

Internet can narrow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groups bear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building a digital society. Using data from the 2021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ternet use - onlin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 social distance” to examine how Internet use affects residents’ social acceptance and through what mechanism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Internet use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ocial acceptance, suggesting that the “usage divide” is more critical than the “access divide”. 2) Onlin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plays a competing mediating rol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bridging communities reduces social distance by facilitating intergroup contact, whereas bonding communities increase it by reinforcing in-group identification. 3) Offline social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online interaction, amplifying the bridging effect and form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4) Furthermore, the effects vary by dimension: informational use mainly promotes acceptance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while entertainment and instrumental use mainly promotes acceptance of lifestyle divers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advancing digital inclusion and optimizing the online ecosystem.

Keywords

Internet Use, Onlin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Social Distance, Social Capital, Social Inclu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社会距离是社会融合与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帕克较早将其引入社会学研究，用以刻画不同群体在心理与情感上相互接近或疏远的程度[1]，博加德斯随后提出社会距离量表，使其获得可操作化的测量工具[2]。伴随城镇化推进与人口大规模流动，我国群体间的社会距离问题长期存在：针对十类特殊人群的调查显示，公众接纳程度因群体类型而显著分化[3]；对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研究认为社会距离受社会经济地位与群际接触的共同影响[4]。

与此同时，互联网已深度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在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合作互依与制度支持的条件下，群体间的积极接触能够有效降低偏见，这一效应已得到大规模元分析的反复验证[5]。互联网拓展了跨群体接触的机会，则其应当有助于缩小社会距离，但其作用却不一定是单向的：社会资本理论区分了以强关系为纽带的“黏合型”联结与跨越异质群体的“桥接型”联结[6]，前者强化内部信任却可能加剧对外排斥，后者则带来多元信息与异质视角。数字鸿沟研究中，当前互联网的社会效应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而非仅取决于是否接入[7]。

已有研究多在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态度之间讨论单一中介机制[8][9]，较少同时探究是否存在方向相反的多种机制，也较少检验线上与线下社会参与的交互作用。基于此，本文使用 CSS2021 数据构建“互联网使用 - 线上社群嵌入 - 社会距离”的分析框架，以揭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接纳度的关系及其机制。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指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感知到的与特定外群体之间的亲疏远近，其核心是情感上的接近与接纳程度[1]，具有连续性与可测量性，不要求显性的歧视行为。既有调查表明，涉及性观念与生活方式议题

的群体所遭遇的社会距离,明显大于因贫困或疾病而遭遇困难的群体[3];对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的研究亦发现,社会距离在通婚意愿等维度上表现出更强的排斥倾向[4]。据此,社会距离至少包含对处境不利群体的接纳、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接纳两个面向,而既有研究多以单一指标测量,可能掩盖接纳对象的差异。

2.2. 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距离

互联网影响社会距离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群际接触理论,即在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合作互依与制度支持的条件下,群体间的接触能有效降低偏见[5]。互联网作为媒介化的接触场域,可通过替代性接触使个体观察外群体的日常经验,并通过延伸接触使个体知晓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的友谊[10],二者均被证实能降低偏见[11]。互联网的社会资本效应在不同群体间并不均等[12]。数字鸿沟研究的关注点已从“接入鸿沟”转向“使用鸿沟”,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更多将互联网用于信息获取,地位较低者则更多用于娱乐消费[7],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数字素养与使用能力的差距[13],数字鸿沟甚至可能通过情境差异形成不平等再生产的闭环[14]。据此,本文提出:

H1: 互联网使用与社会接纳度呈显著正相关。

H1a: 信息型使用对社会接纳度的正向效应强于娱乐型使用。

2.3. 线上社群嵌入的中介机制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资源区分为黏合型与桥接型两类。前者存在于亲属、密友、邻里与同事等强关系网络中,维系群体内部信任与团结,但因其高度同质,也可能强化内群体偏好并加剧对外排斥;后者产生于连接异质群体的弱关系,其价值在于传递非冗余信息、拓展认知边界[6]。互联网社群同时承载这两种联结:线上互动更易生成黏合型社会资本,而桥接型社会资本的生成需要组织与“桥梁”角色的有意推动[15]。我国研究表明,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工具-表达”价值的二元分化[16],且在不同群体间呈现赋能与分化的双重特征[17]。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并非同质的技术整体,其社会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台架构与算法逻辑:强关系平台更易固化既有的同质联结,而内容分发与兴趣聚合类平台则为异质群体的相遇提供机会。由此可以推论,互联网使用并不直接改变群体态度,而是通过重塑社会网络结构发挥作用:当个体嵌入跨群体的弱关系网络时,替代性接触与多元信息会缩小社会距离;当其强化既有的同质强关系网络时,内群体偏好可能被激活,反而扩大社会距离。据此提出:

H2: 线上社群嵌入在互联网使用与社会接纳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2a: 桥接型社群嵌入产生正向间接效应。

H2b: 黏合型社群嵌入产生负向间接效应。

2.4. 线下社会参与的调节作用

线上与线下社会参与的关系是媒介社会学的经典争论。替代假说认为网络使用挤占面对面交往时间,导致社会参与和社会资本流失;互补假说则强调互联网作为交往补充手段拓展社会网络,与线下参与形成增益关系[18]。从群际接触视角看,参加公益社团、兴趣组织等线下活动提供了真实、平等、合作性的接触场景,正是接触效应得以发挥的边界条件。线上与线下参与的互补性已在就业质量[19]、社会适应[20]等议题上得到经验支持。据此提出:

H3: 线下社会参与正向调节线上社群嵌入对社会接纳度的影响。

H4: 线下社会参与调节互联网使用经由线上社群嵌入影响社会接纳度的间接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21 年度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覆盖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以 18~70 岁常住居民为对象,共获有效样本 10,136 个;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纳入主回归分析的有效样本为 8749 个,其中上网者子样本为 6086 个。

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3.2.1. 因变量：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通过受访者对六类社会群体的接纳程度测量,题项为“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纳以下人员与您共同生活或成为您的邻居”,涉及受访者对生活方式、关系模式、经济状况、司法经历、宗教信仰与健康状况等差异群体的接纳意愿,原始选项为 1~4 级(1 = 非常不能接纳, 4 = 非常能接纳)。本文对原始得分作方向调整,取六类群体得分均值构造“社会接纳度”指标,取值越高表示社会距离越小。

3.2.2. 自变量：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使用包含接入与使用两个层次。接入层次以“是否上网”测量(1 = 上网, 0 = 不上网);使用层次以受访者从事七类线上活动的频率测量,原始选项为“几乎每天”至“从不”六级,本文逆向重编码为 0~5 分,未上网者赋值为 0。本文进一步区分信息型、娱乐型、社交型、学习型与工具型五类使用(题项见表 1),并以七类活动频率均值构造“互联网使用强度”。

3.2.3. 中介与调节变量：线上社群嵌入、线下社会参与

中介变量。线上社群嵌入以“近两年您加入了以下哪些网上社交群/圈”测量,涵盖亲属群、朋友群、邻居群、同事群、宗教信仰群、同乡群、校友群、兴趣群、公益社团群、行业群等十类。其中,亲属、朋友、邻居、同事与同乡群归为黏合型社群,校友、兴趣、公益社团与行业群归为桥接型社群,二者均以受访者加入的社群种类数计分。

调节变量。线下社会参与以“过去两年您是否参加过以下团体/组织”测量,涵盖宗教团体、宗亲会/同乡会、校友会、文体娱乐等兴趣组织、公益社团、职业团体等七类,以参与种类数为调节变量。

3.2.4. 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本文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就业状况、家庭收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家庭规模等特征以及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各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3.3. 分析策略

本研究分析分五步展开:以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维度并报告信效度;以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总效应,均纳入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与异方差稳健标准误(HC1);以 Bootstrap (5000 次)检验中介效应;以交互项回归与简单斜率分析检验调节效应;从加权回归、替代因变量、全样本设定与剔除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四方面开展稳健性检验。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信效度检验

由表 1 可知,社会接纳度均值为 2.290,低于 1~4 量表理论中值,且六类社会群体的接纳程度存在明显分化。数字接入均值为 0.681,互联网使用强度均值为 1.516,处于偏低区间。桥接型社群均值(0.698)

明显低于黏合型社群(1.789)，说明受访者的线上社群联结仍以同质性强关系为主。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 10,136)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N = 10,136)

变量	测量方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因变量				
社会接纳度	六类群体接纳度均值(1~4)	2.29	0.570	1~4
社会宽容评价	总体宽容度(1~10)	7.192	1.998	1~10
自变量				
数字接入	是否上网(1 = 上网)	0.681	0.466	0~1
信息型使用	浏览时政信息(0~5)	2.344	2.181	0~5
娱乐型使用	娱乐休闲(0~5)	2.664	2.246	0~5
社交型使用	聊天交友(0~5)	2.62	2.258	0~5
学习型使用	学习教育(0~5)	1.361	1.930	0~5
工具型使用	购物与生活服务(0~5)	1.559	1.721	0~5
互联网使用强度	七类使用频率均值(0~5)	1.516	1.464	0~5
中介变量				
黏合型社群	亲属/朋友/邻居/同事/同乡群数	1.789	1.668	0~5
桥接型社群	校友/兴趣/公益/行业群数	0.698	0.985	0~4
调节变量				
线下社会参与	线下团体/组织种类数(0~7)	0.663	1.005	0~7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 = 1	0.559	0.496	0~1
年龄	2021 减出生年份	46.612	14.489	18~70
受教育程度	按学历折算	9.537	4.398	0~19
婚姻	在婚/同居 = 1	0.788	0.409	0~1
户口属性	农业户口 = 1	0.654	0.476	0~1
工作情况	有工作 = 1	0.521	0.500	0~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自评地位层级(1~5)	2.343	0.925	1~5
家庭收入	家庭总收入自然对数	10.798	1.586	0~15.50
家庭规模	同住家庭成员数	4.592	2.110	1~20

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社会距离量表的 KMO 值为 0.732，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且六题项的 Cronbach's α 为 0.699。两个因子的累计解释方差为 56.84%，分别反映处境不利群体接纳与生活方式多样性接纳。线上社群量表的 KMO 值为 0.859，Cronbach's α 为 0.796，黏合型的 α 为 0.783，桥接型的 α 为 0.605；Harman 单因子检验显示第一主成分解释总方差比例为 27.62%，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Table 2.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ocial distance scale

表 2. 社会距离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题项	因子 1：处境不利群体接纳	因子 2：生活方式多样性接纳	共同度
生活方式差异	-0.163	0.761	0.606

续表

关系模式差异	-0.080	0.864	0.753
经济状况差异	0.518	0.241	0.326
司法经历差异	0.813	-0.008	0.661
宗教信仰差异	0.724	0.232	0.579
健康状况差异	0.608	0.34	0.485
特征值	2.408	1.003	—
方差解释率(%)	40.13	16.71	56.84
Cronbach's α		0.699	
KMO		0.732	

注：主成分法提取、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4.2. 主效应检验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接纳度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模型 1 以全样本估计数字接入的效应，“是否上网”对社会接纳度的影响并不显著($\beta = 0.015$, $p = 0.256$)。模型 2 以上网者子样本纳入五类使用频率，信息型($\beta = 0.048$, $p < 0.001$)、娱乐型($\beta = 0.043$, $p < 0.001$)和工具型($\beta = 0.038$, $p < 0.05$)使用均显著为正，社交型与学习型使用虽为正向但不显著。模型 3 以使用强度替代分类型变量，效应显著为正($\beta = 0.122$, $p < 0.001$)，模型解释力由 0.099 升至 0.105。

H1 得到支持，H1a 未获支持。系数对比检验表明，信息型使用与其余四类使用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表明互联网对社会接纳度的促进作用并非由某一特定使用类型决定，而具有跨使用类型的普遍性。控制变量中，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与社会接纳度显著正相关，年龄影响呈倒 U 形。

Table 3.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social acceptance

表 3. 互联网使用对社会接纳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数字接入	0.015		
信息型使用		0.048***	
娱乐型使用		0.043***	
社交型使用		0.023	
学习型使用		0.025	
工具型使用		0.038*	
互联网使用强度			0.12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8749	6086	8749
R ²	0.099	0.138	0.105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模型 2 为上网者样本，模型 1、3 为全样本；均控制 3.2.4 所列控制变量。

4.3. 中介效应检验

线上社群嵌入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以互联网使用强度为自变量时，经由桥接

型社群的间接效应为 0.0190 (95% CI = [0.0080, 0.0303]), 经由黏合型社群的间接效应为-0.0447 (95% CI = [-0.0654, -0.0239]), 二者均不包含 0 但方向相反。Sobel 检验结果与之一致。H2、H2a 与 H2b 均得到支持。

两条中介路径方向恰好相反, 构成竞争性中介, 使用强度的总效应为 0.1217, 净间接效应为负 (-0.0257), 直接效应为 0.1664, 说明其促进作用主要来自直接效应以及被负向路径抑制后的残余效应。以信息型使用为自变量时, 经由桥接型社群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0.0047, 95% CI = [0.0021, 0.0075]), 经由黏合型社群的间接效应不显著, 表明以获取多元信息为目的的使用行为主要与桥接型社群形成配合。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s test of online community embeddedness (Bootstrap 5000)

表 4. 线上社群嵌入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5000 次)

路径	a 路径	b 路径	间接效应 a × b	95% Bootstrap CI	结论
互联网使用强度→桥接型社群→社会接纳度	0.4594	0.0414	0.019	[0.0080, 0.0303]	显著正向
互联网使用强度→黏合型社群→社会接纳度	0.7343	-0.0608	-0.0447	[-0.0654, -0.0239]	显著负向
信息型使用→桥接型社群→社会接纳度	0.0991	0.0474	0.0047	[0.0021, 0.0075]	显著正向
信息型使用→黏合型社群→社会接纳度	0.0997	-0.0068	-0.0007	[-0.0033, 0.0019]	不显著

4.4. 调节效应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线下社会参与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以桥接型社群为核心解释变量时, 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beta = 0.035$, $p < 0.001$), 简单斜率由线下参与较低时的 0.016 升至较高时的 0.087, 效应放大约 4.4 倍。以黏合型社群为核心解释变量时, 交互项系数为-0.003 ($p = 0.837$), 不具统计显著性。H3 得到支持。

由表 6 可知, 线下社会参与对中介路径的调节具有非对称性。就桥接型路径而言, 线下参与显著正向调节“互联网使用→桥接型社群”这一前置路径(使用强度的交互项系数为 0.120, $p < 0.001$; 信息型使用为 0.027, $p < 0.05$), 有调节的中介指数分别为 0.0053 和 0.0015, 均显著为正; 就黏合型路径而言, 使用强度对应的指数为 0.0046, 而信息型使用对应的指数为 0.0003, 不显著。H4 得到部分支持。

Table 5. Moderating effect of offline social participation

表 5. 线下社会参与的调节效应

检验内容	系数	标准误	p 值
调节效应: 桥接型社群 × 线下社会参与	0.035	0.01	<0.001
桥接型社群主效应	0.052	0.015	<0.001
调节效应: 黏合型社群 × 线下社会参与	-0.003	0.013	0.837
黏合型社群主效应	-0.003	0.014	0.798

Table 6. Moderated mediation tests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系数	95% Bootstrap CI	结论
使用强度→桥接型→接纳度	0.0053	[0.0021, 0.0085]	显著
使用强度→黏合型→接纳度	0.0046	[0.0024, 0.0072]	显著
信息型→桥接型→接纳度	0.0015	[0.0001, 0.0034]	显著
信息型→黏合型→接纳度	0.0003	[-0.0007, 0.0015]	不显著

4.5. 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以两个子维度分别作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二者呈现明显的分化模式。对“处境不利群

体接纳”而言，信息型($\beta = 0.072, p < 0.001$)、社交型($\beta = 0.034, p < 0.05$)和学习型($\beta = 0.030, p < 0.05$)使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桥接型社群亦显著为正($\beta = 0.040, p < 0.01$)，娱乐型与工具型使用不显著。对“生活方式多样性接纳”而言情形恰好相反：娱乐型($\beta = 0.059, p < 0.001$)与工具型($\beta = 0.075, p < 0.001$)使用显著为正，信息型使用不显著，黏合型社群的负向效应集中于后者($\beta = -0.050, p < 0.001$)。

子样本异质性分析显示，桥接型社群的正向效应在青年($\beta = 0.083$)、中等及以下教育($\beta = 0.062$)以及有线下参与者($\beta = 0.084$)中最为突出，在农村($\beta = 0.056$)与高等教育群体($\beta = 0.058$)中亦显著但强度较低，而在中老年和无线下参与群体中不显著。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by sub-dimensions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表 7. 因变量维度分化的回归结果

变量	处境不利群体接纳	生活方式多样性接纳
信息型使用	0.072***	-0.01
娱乐型使用	0.021	0.059***
社交型使用	0.034*	0.012
学习型使用	0.030*	-0.004
工具型使用	0.001	0.075***
桥接型社群	0.040**	0.043**
黏合型社群	-0.02	-0.050***
N	6078	6043
R ²	0.074	0.185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第一，使用抽样设计权重加权回归，桥接型社群($\beta = 0.060$)与信息型使用($\beta = 0.051$)的效应保持显著，黏合型社群的负向效应为边际显著($\beta = -0.025, p = 0.079$)。第二，以总体宽容评价为替代因变量，信息型使用仍显著为正($\beta = 0.083$)，两类线上社群的效应不再显著，说明其作用更多指向具体的接纳对象而非笼统的宽容态度。第三，将数字接入纳入全样本模型，接入效应依旧不显著($\beta = 0.008, p = 0.638$)，桥接型社群保持显著($\beta = 0.081, p < 0.001$)；不纳入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时主要结论亦不变。四项检验均支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Table 8. Robustness checks
表 8. 稳健性检验

检验设定	变量	系数 β	p 值
R1 加权回归	桥接型社群	0.060***	<0.001
R1 加权回归	黏合型社群	-0.025	0.079
R1 加权回归	信息型使用	0.051***	<0.001
R2 替代因变量	桥接型社群	0.005	0.762
R2 替代因变量	黏合型社群	0.021	0.165
R2 替代因变量	信息型使用	0.083***	<0.001
R3 全样本	数字接入	0.008	0.638
R3 全样本	桥接型社群	0.081***	<0.001

续表

R3 全样本	黏合型社群	-0.021	0.189
R4 无省级行政区 FE	桥接型社群	0.059***	<0.001
R4 无省级行政区 FE	黏合型社群	-0.027	0.05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R1 加权回归, R2 以总体宽容评价为替代因变量, R3 全样本并控制数字接入, R4 不纳入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CSS2021 数据, 构建“互联网使用 - 线上社群嵌入 - 社会距离”分析框架, 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社会接纳度的影响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 互联网使用与社会接纳度显著正相关, 且使用鸿沟的解释力远优于接入鸿沟, 数字接入与社会接纳度无显著关联, 而互联网使用强度及信息型、娱乐型、工具型使用均与社会接纳度呈显著正相关, 且各类使用效应无明显差异, 验证了第二道数字鸿沟理论在群体态度领域的适用性。第二, 线上社群嵌入发挥双向竞争性中介作用, 是互联网影响社会接纳的核心路径。互联网使用可通过提升桥接型社群嵌入产生正向间接效应, 亦可通过强化黏合型社群嵌入产生负向间接效应。两条反向路径阐释了互联网效应的复杂性, 打破了互联网影响社会融合的二元对立认知, 其作用方向取决于个体线上社会网络属性。第三, 线下社会参与和线上参与呈互补关系, 发挥关键调节作用。线下参与可正向放大桥接型社群的接纳提升效应, 同时削弱互联网对黏合型社群的负向传导, 是线上弱关系包容红利的放大器、同质化社群负向效应的缓冲器。第四, 互联网使用的包容效应存在维度分化, 不同使用类型对应不同接纳对象, 黏合型社群的负向效应也存在维度特异性, 单一社会接纳指标无法精准反映互联网的差异化包容效果。此外, 桥接型社群的正向间接效应并不足以抵消黏合型社群的负向效应, 净间接效应为负, 说明线上社群嵌入在总体上并未自动提升社会接纳度。

5.2. 讨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发现, 提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 数字能力建设的重心应从“接入普及”转向“使用赋能”, 着力提升居民的数字素养, 特别是信息获取、公共事务参与等高阶使用能力, 避免数字技能的阶层化固化。第二, 优化网络社群生态, 为桥接型社群的发展提供制度空间, 通过支持兴趣社群、公益志愿社群和行业交流社群的建设, 降低跨群体联结的形成成本, 同时在算法设计中有意识地引入多元内容, 抑制线上社群的过度封闭倾向。第三, 推动线上线下社会参与的协同联动, 重建线下的公共交往空间, 通过公益活动、兴趣组织和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真实、平等的跨群体互动场景。第四, 对数字使用能力较弱的群体实施针对性支持, 通过数字技能培训与社群引导, 帮助农村、中老年和无线下参与群体突破同质化网络的限制, 避免在数字社会中形成新的社会隔离。此外, 娱乐型使用同样与社会接纳度显著正相关, 说明接纳态度的变化未必依赖高阶的信息获取能力; 而线上社群嵌入的净间接效应为负, 则意味着网络社群生态本身可能强化同质化连接。因此, 政策设计的着力点应从“扩大互联网使用”转向“优化网络联结结构”, 正视平台算法对同质内容的放大效应。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第一, CSS2021 为横截面数据, 虽控制省级行政区固定效应并作多重稳健性检验, 仍无法完全排除反向因果与遗漏变量干扰, 各变量间的因果方向有待追踪数据或工具变量进一步识别。第二, 社会距离的测量仅覆盖六类群体且依赖自我报告, 未区分接纳对象的特异性, 也可能受社

会赞许性偏差影响,未来可分群体开发差异化的测量维度。第三,线上社群嵌入以社群种类数测量,未能刻画互动频率与质量,未来应纳入情感依赖与网络中心度等结构性指标,后续研究可采用潜变量建模校正测量误差。第四,本文未纳入平台类型与技术架构的差异,难以回答不同平台如何塑造线上社群的性质及其社会后果,未来可结合平台行为数据改进。

基金项目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提升‘民生三感’的新时代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项目批准编号:18BGL209)。

参考文献

- [1] Park, R.E. (1924) The Concept of Social Distanc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ology*, **8**, 339-344.
- [2] Bogardus, E.S. (1933) A Social Distance Scale.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17**, 265-271.
- [3] 赵荣江, 牛雅娟, 杨少杰, 等. 中国北方城乡两地居民对 10 种特殊人群社会距离及社交限制的调查[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15, 41(7): 395-400.
- [4] 王开庆, 刘林平. 群际交往、人际信任与社会距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研究[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4(4): 87-96.
- [5] Pettigrew, T.F. and Tropp, L.R. (2006) A Meta-Analytic Test o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751-78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0.5.751>
- [6] Granovetter, M.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https://doi.org/10.1086/225469>
- [7] Hargittai, E. and Hinnant, A. (2008) Digital Inequality: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602-621.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08321782>
- [8] 许加彪, 李欣. 群际接触理论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国家认同感的影响机制——基于 CSS 2021 的实证分析[J]. 民族学刊, 2025, 16(4): 59-68.
- [9] 许庆红, 丁定芹, 黄小丽. 间接群际接触对缅甸与中美日印民众社会距离的影响——来自 2019 年缅甸综合社会调查(MGSS)的微观证据[J]. 中国研究, 2022(2): 103-126.
- [10] Wright, S.C., Aron, A., McLaughlin-Volpe, T. and Ropp, S.A. (1997) The Extended Contact Effect: Knowledge of Cross-Group Friendships and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73-90.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3.1.73>
- [11] Pettigrew, T.F. and Tropp, L.R. (2008)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922-934. <https://doi.org/10.1002/ejsp.504>
- [12] 陈言, 王希, 杨友才. 互联网使用和社交网站兴起对社会资本影响: 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21(4): 233-260.
- [13] 卜卫, 任娟. 超越“数字鸿沟”: 发展具有社会包容性的数字素养教育[J]. 新闻与写作, 2020(10): 30-38.
- [14] 施颖婕, 季诗雨, 张涛甫. 作为不平等再生产闭环的数字鸿沟及其情境差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交叉滞后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 32(8): 48-63.
- [15] Ellison, N.B., Steinfield, C. and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 1143-1168.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67.x>
- [16] 姜俊丰. 互联网使用增加了个人社会资本吗? 一个“工具-表达”价值的二元视角[J]. 社会发展研究, 2023(4): 103-125.
- [17] 马国栋, 林馨, 杨胜慧, 等. 赋能与分化: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4): 90-98.
- [18] Wellman, B., Haase, A.Q., Witte, J. and Hampton, K. (2001) Does the Internet Increase, Decrease, or Supplement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 436-455.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0121957286>
- [19] 张敏, 邴丕敬, 袁可. 互联网使用与劳动者就业质量: 线上和线下社会资本的双重视角[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24, 41(5): 110-124.
- [20] 程新峰, 李晓敏, 葛廷帅. 线上社会参与对“老漂族”社会适应的影响——基于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 人口学刊, 2026, 48(3): 115-128.